



你是人还是妖精，

怎么写得出这些文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让我惊骇的文章，

以至于自己都变得语无伦次……

——读者

# 双曲线·love

莫须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双曲线

LOVE

几何中的双曲线，  
总是在空间优美地颤动，  
却永远不能相会……

莫须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双曲线·love

莫须有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8.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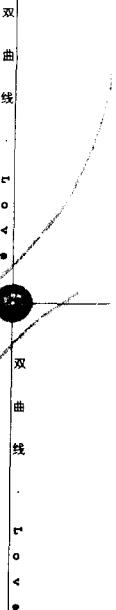
字数：101,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2660-8

---

I · 1909 定价：17.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本我之舞

《面具》系列·谎言序

生 活是一场假面舞会。

为了把游戏进行下去，每个人，都必须戴上千锤百炼的面具。这个面具，是外在身份的象征，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天生的面孔。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兰陵王为了击败对手，主动戴上了面具。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戴上它。

前人也劝告说，少年青年不妨发展自己的面具，有时候这面具甚至比本人更重要。可是，这些面具又从何而来？

时间，是营造面具的巧匠。随着时间的流失，本来的面目，从肉身到心理，逐渐改变。红颜易逝，青丝难留，亮丽的外貌很容易就被鸡皮鹤发取代。从前柔软的、清澈的东西，渐渐也就显得坚硬而且浑浊。时间改变很多东西，甚至危及面具后面的内核。

距离，是形成面具的渊薮。有距离的空间让我们的眉眼千姿百态，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点染出自己想要的表情。因为隔着一段距离，我们的面目变幻不定。

再没有比网络更好的面具，它把时间和空间编织在一起，不但严丝合缝地遮蔽了我们的脸孔，同时也隐去了其它一切背景。

白茫茫的虚空里，只有时间，在所有人面前汨汨流动。相对于大多数人平淡苍白的庸常生活，网络带来了新鲜的经历。我们在网上变得写意、抽象、虚无。自我和超我都被肢解，只剩下了一个虚拟的姓名（ID），一个纯粹的本我（Id），在网上翩然起舞。网络这个面具让我们忘记此身、此时和此地，我们是漂泊在网上的陌生的符号。

西方人认为面具可以避免被人知道自己在出乖露丑，东方人声称戴上面具即可超凡入圣。其实都是想要隐藏或保护，所谓的神秘倒是副产品。然而，隐藏的是什么？保护的又是什么？可以成功地隐藏自己的表情，却不能隐藏自己的心情。面具之后的脸孔难以受到伤害，面具之后的心灵却容易受到伤害。

面具的魔力毕竟有限。本想扮演别人，无意中却暴露了自己。这是经常出现的悖论。

即令是网络这样蔓延无边的面具，也不能把人们庇护得周全。在某些微妙的时刻，本来毫无渊源、彼此提防的几个人，甚至会隔着冰冷的面具恩爱情仇一番。面具形成的森森壁垒，拦不住情丝摇人魂魄。这样的情形屡屡重现，构成《面具》系列小说的一些情节。

《面具》系列小说，以网络为重要背景，讲述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种种情感，种种活动，都因为参与者往往戴着陌生的面具，显得温柔而狰狞。面具后面真实的人们，则怀着复杂的心理，放纵自己的本我，与他人暧昧交错地共舞。

莫须有  
2001年4月于北京

# 序

文 学

“**网**络文学”似乎已成事实了。一日，一家媒体采访我，让我谈谈对“网络文学”的看法。我问：果真因为网络生长出来了一种区别于以往文学的文学了吗？对方早已听惯了“网络文学”这个字眼，以为这已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现在突然被我如此发问，不禁怔住了。于是，我就说了一通我的看法：如果“网络文学”是一个有效的概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形态的文学，这种文学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学相比，无论是形还是质都有了很大不同，它是一个种，一个新生长出来的种，而我以为，我现在所见到的大量标有“网络文学”字眼的文学，其实与我们以前所见到的文学，并无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只不过是出笼的渠道不同罢了——它不是由纸质媒体发表出来的，而是由电子媒体发表出来的，一个是由印刷厂印刷出来的，一个是在网上公布出来的，而且后者若被很多人看成是文学的话，最终，也还是要由一家出版社认同而后交由印刷厂印刷出来。莫须有的小说在网上公布出来之后，不就有很多人觉得读起来不方便而热切希望他能尽快将作品交由出版社出版吗？“在网上发表出来的文学”与“网络文学”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些出版社为了让人觉得真的有一种“网络文学”存在，在将一些作品发表出来时，尽量在外观上保持在网上的样子，比如将很多跟上的贴子也一并发表了出来，但这除了增加了一点新鲜感而外，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文学的形态，并且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叫人觉得不痛快的形式。因为人在读书时，只是想一门心思地去读书，不想听到

- 别人在边上对这本书絮絮叨叨，这就像一个人在电影院看电影，不想听人在黑暗里没完没了地议论这部电影同出一理。人的阅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喜欢独自品咂作品、独自对作品作出判断的过程，是不喜欢别人打扰、说三道四的。

莫须有的小说，是以网络为题材的小说，并非是什么网络小说。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就是将他的小说当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来看的。我用来衡量他小说的标准，还是从前的文学标准。我有一个非常固执的念头：千变万变，文学的性质和标准不会变——性质、标准是先验的，是文学出现的那天，就一起降临的。若性质改变了，标准改变了，它也就不再是它了。

我这样来定位他的小说，不是将他的作品看低了，而恰恰是在高看他的作品。

我说莫须有的小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说，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就是因循守旧毫无创新的。在写法上，他的小说很具有实验性。他企图寻找一条另样的小说写作路线。他想从我们司空见惯的写作路数中解脱出来。他最终采取了一个原则：用一种随意的形式。因此，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他的小说，看上去显得有点杂乱无章、枝蔓不整。一会穿插一首歌，一会摘录一篇短小的文章，一会将一两首诗词一字不拉地附上，一会又将一段有关咖啡的小常识一道来。他将小说扔到一口大锅里，而这口大锅里有许多互不相干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搅拌，终于将这些东西混杂在了一起。他要的就是这个杂。他要对过去小说的纯粹性做一点破坏，让它显得不再那么纯粹。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所停顿，有所旁出，其感觉就像一叶扁舟顺流而下，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在疲倦将要来临时暂时停顿下来，悠闲地看一处风景，然后再继续前行。这是对一种节奏的改变。小说不能总在一成不变的节

奏中。这类文字的穿插，其意义当不仅仅在这一点上，它们还是小说内容的延伸。

小说在进入现代形态之后，一大变化就是它的纯粹性受到了挑战。要将小说写成非小说的样子，成了新一代小说家们的一个共同愿望。他们将一些过去的小说不会接纳的东西引进了小说。过去的小说显得有点整齐划一，而现在有些小说则显得有点乱糟糟的样子。小说看上去像一盆大杂烩。小说观的变化，从根子上讲还是真实观的变化。就生活的实际状况而言，它本就是混沌一团，没有头绪的。既然如此，小说也就没有理由将自己简洁化、看上去一副干干净净的样子。这样的理论一经认可，小说就有了现在的样子——莫须有小说的样子。

反修剪，反提炼，反单纯，成了小说的时代风尚。

小说看上去不那么规矩，其实正是写小说的人存心要做的。随意的背后恰恰是刻意。

从网上的反映来看，莫须有的小说之所以使一些人喜欢，是因为他的小说有一种迷人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忧伤”。

故事是由西门小哥、粉侯、王泣花三人组成的。无论是同性之恋还是异性之恋，恋得都不那么顺当。这不顺当似乎又没有太清晰的原因。他们谁也无法说清楚他们永远无法走到一个点上到底是因为什么——就是走不到一个点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不得他们自己。他们都有走到一起的愿望，并且这个愿望还很诗化。然而命中注定，他们只能看着就要相会之时，却又越走越远了。这就是双曲线——几何中的双曲线，各自在空间优美地飘动，却永远不能相会。

这使他们感到忧伤，也使我们感到忧伤。

这份忧伤也许是永恒的。文学实际上离不开忧伤，忧伤一直

是文学的重要资源。多少年来，文学就一直在开采和享用这一宝贵的资源。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忧伤，才有了文学，才使文学有了存在的理由。它的使命就是来写这份忧伤的，就是来满足那些永远处在忧伤状态的人们的。在阅读过程中，人们与作品发生共鸣，发生交流，最高的境界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文学中的情景混淆了，分不出彼此了，伤心流泪，也不知是为了作品中人，还是为了自己，事情搞得迷迷糊糊，阅读变得毫无理性。

忧伤是一种很有节制的情感。它与那种大悲大痛还很有一段距离。莫须有在写这些忧伤时，用了很有分寸的笔调。他将这份感情就控制在那样一个分寸上，不上不下。他不太喜欢感情色彩过于浓烈的字眼和修辞。那些既具有现代感又古色古香的句子，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但却没有火气与耀眼的光芒。他的文风不属于江河奔腾、一日千里的那种。

西门小哥、粉侯、王泣花只是忧伤，而不是绝望。

也许这更能深刻地打动我们。一种看来并不强烈的情感，其实是一种最经久不衰的情感。

说到底，忧伤是一种美。有些情感是不能作为审美对象的，比如愤怒，比如达抵大放悲声的悲痛。而忧伤却是永远经得起审美的。我们一旦面对这种情感，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审美境界。因为忧伤是一种优雅而高贵的状态。

这个故事，甚至还有点凄美。

中国小说写故事，一般都不涉足这个审美境界。中国当代小说，就更没有这个境界。中国小说更喜欢的是凄惨，而不是凄美。凄美有一点寒冷，但不是冰冻三尺时的那种寒冷。确切地说是凉而不是冷。

凄美是一种很高级的境界。

莫须有的小说虽然不是什么“网络文学”，但它对网络时代的诠释却是十分深刻的。网络使生活进入虚拟状态。在一种没有物质性接触的精神交流中，人们在一种似真的语境中谈情说爱，甚至满口淫秽之词，好一番爱恨交加、如胶似漆的样子。尽管像真的一样投入，但毕竟有虚拟的成分，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终于曲终筵散，虽也有伤痛，但毕竟难得要死要活。网络满足了现代人的一种逃避痛苦的欲望。

西门小哥、粉侯、王泣花是真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毕竟是网上的爱情演习。若他们哪天真的见了面，也许三句话说不到，互相就觉得索然无味。爱情并不纯粹是精神性的，还得看看一个物质性的人。这种体验，我们谁都有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通信，各自的语言文字都让对方有一种很好的感觉，并且双方都有想立即见面的欲望。但很激动地终于等到了见面的那一刻，往往不是相见恨晚，而是大失所望：他（她）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他（她）怎么会长成这副模样？双方勉强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分手了，并且从此就再也不想见到对方。

幸好，西门小哥没有见到粉侯，粉侯也没有见到王泣花。

因为不像实实在在的感情需要担负责任，网络带给我们释放感情的极大方便，但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隔膜。更要命的是我们会安于这种隔膜，沉湎在这种没有结局的感情游戏之中。这是很毁人的。长期下去，虚拟将会把我们的感情一点一点地挥发掉。因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一共就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感情。

面对网络，我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莫须有、西门小哥、粉侯、王泣花似乎也都感受到了。

2001年7月2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b>本我之舞·总序</b>	1
<b>序</b>	3
<b>第一章 汪汪汪</b>	1

同样是骂人，文明一点儿的只是笑嘻嘻地指桑骂槐或者含沙射影，教养差一些的就知道唾沫横飞、气喘吁吁地破口大骂，相同之处在于都不怀好意……

<b>第二章 叫魂</b>	20
---------------	----

西门庆这混蛋实则是他们心中暗自供奉的偶像，地位之尊崇几乎可以比拟木匠顶礼膜拜的鲁班或妓女烧香磕头的管仲。……一个名字里可以浓缩不同版本的故事，取这名字的人心窍之玲珑，心眼儿之多，简直让人害怕。

<b>第三章 陌生人</b>	44
----------------	----

如果不能和朋友握手、不能和亲人拥抱、不能和爱人接吻，就把手中的信当作他们的替身，充满想像力地、热情奔放地抒情吧。……它们就像沉浸在性幻想中不能自拔的阳痿患者一样，还不具备勃起的功能，就已经企图获取上市抽送的快感了。

<b>第四章 花冢</b>	65
---------------	----

无论名花还是倾国，艳骨奇香都不能持久。掩埋时间长了，什么都剩不下。曹雪芹说“质本洁来还洁去”，到底只是含糊敷衍。……也许到以后，连这个花冢本身也不会有了，时间如同大地上的荒草，会慢慢淹没一切。

**第五章 鬼 谭** ..... 75

玉色的手背和手掌同样细腻柔软；手指修长纤细，像小鹿一样轻捷灵动；指甲修剪得光滑平整，却从未被指甲油污染过，呈现出天然的粉红和月白；十个指头上指纹的形状基本上都相同，或者全都是“箩”，或者全都是“箕”，同样的十全十美。

**第六章 蜘蛛的方式** ..... 85

如果她换副面孔上网，极力卖弄唇舌，一定是著名的网络公害，三言两语之后就会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枪打出头鸟，打的不是出头这个动作，也不是鸟本身，而是竟敢显得不一样这种思想。

**第七章 《纽约客》的否定命题** ..... 105

……《大话西游》是武侠加神魔，凶杀加艳情，拳头加枕头，幽默加眼泪，爱情加悲剧，名著加杜撰，万花筒一样的东西。……他们叫骂。他们咆哮。他们围攻。他们制造并且传播病毒——他们无恶不作。网络成了人们排泄兽性的垃圾场。

**第八章 以母亲的名义** ..... 129

……他原本是情场老手，十来岁就开始演习爱情故事，追人和被追的情节也反复到再也玩不出新花样。……美国人把母亲节的习俗带给我们，却又在母亲节的前夕，造成了几个家庭中母子关系的永恒断裂。

**第九章 红豆馆** ..... 149

……人们在网上迷失了本来的面目和各自的姓名，“纵使相逢应不识”。……游泳是人对子宫环境的追忆。最重要的是人和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种完全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水的自由感觉。

### 第十章 黑得像魔鬼，烫得像地狱 ..... 170

在王泣花面前，他只能屈服。任何手段、任何言辞都不能让她改变心意，她认定了的事，他就只能执行！……“一定要漫不经心地翻弄几下所有的名称，然后疲倦地、冷漠地低声说：给我一杯冰水。水送来的时候，就垂下眼帘，懒懒地啜上一口，再点燃一支烟。”

### 第十一章 比如屈原 ..... 190

觉是一点儿没睡成，失眠倒留下了影子。这个夜晚的全部时间，都是踩着他的痛苦过去的，他连这个既自私又无情的夜晚一起仇恨。……这思念像情人的眼神本身一样多变：既有发自内心的期盼，又有莫名其妙的担心，有时候甜蜜婉转，有时候却充满忧伤。

### 第十二章 他人的面貌 ..... 207

他对某个小姑娘说几句充满想像力的甜言蜜语，是因为当时觉得比较无聊。他换情人和换工作一样随便，跳槽的借口跟从女朋友身边逃跑一样轻率。……她是唯一可以使他同生活达成和解的人，只有她才能化解他与生活这种表面上敷衍、实则剑拔弩张的关系。

**第十三章 B2B..... 226**

或者是悲剧，或者是喜剧，但至少不会是闹剧。我生活中的闹剧已经过去了，我不允许它重演。……无休止的噩梦，神经质的头疼，酸痛的身体，憔悴干枯的面容，神光尽失的双眸，以及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安的郁郁寡欢。

**第十四章 去 国..... 255**

向未名湖的水告别，向湖边的树告别，也向鸣鹤园和勺园的荷花、后湖那一片叫做“青莲朵”的名列“京都三石”之一的太湖石、宿舍前面过了花期的二月蓝，以及所有的鸣蝉、所有的小鸟、所有爬在树干上的蜗牛告别。……连《傲慢与偏见》里面高高在上的达西，也不曾这样轻慢爱他的伊丽莎白，偏偏他却敢不把她放在眼里！

**第一次·后记..... 265**

## 汪 汪 汪

为了查找资料，西门小哥开始上网。

她的大学生活忙碌而又丰富多彩，精力一直倾注于现实世界，虽然身在一所以善于接受新事物著称的大学，对吸引了身边大多数人的网络却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才接触。要不是写学位论文，估计她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网上的世界保持陌生。就连上网搜索素材这个主意，也还是同寝室的廖文卓告诉她的。

廖文卓多次对西门小哥提到网上现放着无数信息，也亏她有耐心，重复了怕有十几次，西门小哥才终于不耐烦地答应上网去看看。因为这个主意，西门小哥找到了比原先想要的还多得多的材料，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也逐渐熟悉了那个光怪陆离的虚拟环境，甚至感到了强烈的诱惑，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西门小哥对说服她上网的廖文卓既心存感激，又在心里把这些浪费掉的时间都归咎于她。

触网才一个星期，西门小哥就知道自己有些上瘾。除了教室，她现在出没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的机房，以前她只有上电脑课的时候才光顾这里。很多事情都给耽误了，原本要读的几本书也被扔在一边，积上了灰尘。她学会了收发电子邮件，并且熟练地把这种邮件叫做伊妹儿，也开始不屑一顾地管从邮政系统慢腾腾传递的信件叫snail-mail（蜗牛信件）。她误打误撞地进了几个聊天室，又路过一些BBS（公告栏），几番摸爬滚打之后，多少懂得了一些江湖规矩，有事没事都喜欢去网上闲逛，俨然就是一名网

虫。

伊妹儿、聊天室和BBS，是网络吸引西门小哥的三大要素，它们使西门小哥放弃了平时的散步，把在坚实的土地上边走边看边聊天的习惯改成在网络上信马由缰。后来她连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到网上就不再傻呼呼地使用本来的名字，摇身一变成了西门小哥。

西门小哥这四个字，无论是读、看还是听，都非常男性化，甚至带点儿流氓气，感觉就像一个只喜欢闹花丛的公子哥儿，但是它代表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姑娘。她在聊天室和BBS站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网名和昵称，顺便就给自己拼凑了这么个名字作为代号。她希望和聊天的对象开开玩笑，让对方误以为自己真的是男人，却因为出道不久，常常被人三言两语就套问出真相，或者从字里行间看出蛛丝马迹，最后只好匆忙撤退。她不知道，能够把不同的性别扮演得活灵活现需要功力和经验，往往只有飞虫级甚至骨灰级的网民才可能瞒天过海。

好在西门小哥是个活泼爽快的人，有一点点儿小聪明，很少有事情想不通，所以她并不在意网上的成败。网络毕竟是虚幻的，聊几句天，发几张贴子，寻开心罢了，不能太当真。网上的人物表现得有善有恶，不管是香艳的名字还是故作平实的称呼，以及那些干脆由字母、数字或符号组成的简单代码，都不像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一样能看出好坏来，但是西门小哥认为能够上网的人应该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她相信网虫不会太离谱。这种一厢情愿的猜测也会带来麻烦，有时候她就莫名其妙地被人骂一顿，回过神来时对方却又跑掉了。类似的经历多了她也不以为意，心里倒还觉得可笑：骂几句也不会让我变得难看或者短命，这人的低劣素质可就遮掩不住了。然而网络却和她开了个玩笑，有一次她实在

生气了，不由得当真起来，就在某个BBS上跟人吵了一场。

以前西门小哥从没去过那个BBS，跑到那里去也是又一次在网上到处乱蹿的结果。几次点击之后，她发现这个很可能是一堆在国外讨生活的华人办起来的BBS略微有些特点，在上面发言的很有些中国留学生。西门小哥已经取得了美国名校的全额奖学金，几个月之后也要出国读个博士学位混饭吃，因此她就留在这里多看了几眼。不看还好，一看就生出事端来。

西门小哥最先看到的一张贴子是《如果》。发贴子的人用了一个女气十足的名字，文字还算通顺。后面跟的贴子有一大堆。她逐个看过去，觉得大家虽然口气有所不同，言语功夫参差不齐，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不外乎是一些愿望或设想的排列和堆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天从人愿，让我的幻想变成现实，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好，我就会更加快乐。于是西门小哥就跟了一张贴子，大致是说，一个人的生命要如同水果那样美好，才能说得上“如果”。

接下来，西门小哥又到了另一个栏目，在那里看到一帮人热闹闹地在贴子里互相夸奖，也有对个别人的攻击，不过都显得文质彬彬的样子。看他们的字句，也还有点儿意思，偶尔跳出几句机智的对白。到了贴子的末尾，她看到一个白种男人的裸体图片，经过处理之后，给加上了一对天使或禽类的翅膀。发这张图片的人言语之间对自己的杰作非常得意，后面一个人跟着用女性口吻撒娇撒痴地说，那裸男两腿间半隐半露、到臀尖儿就十分明显的一小点儿东西，似乎就是痔疮。然后又有一人出来嗔怪说，女孩子家不该注意这些。看到这里，西门小哥感到很不舒服，她认为这样的贴子在公众云集的网络上出现已经不够尊重网上的女性和孩子了，还要加上乱七八糟的调侃，实在有些过分。因此她